

Education at a Glance: OECD Indicators - 2004 Edition

Summary in Chinese

教育概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标—2004 期

中文概要（翻译文本）

不断变化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使教育在个人成功与国家进步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人力资本早已被认定为减少失业与提高收入的关键因素，但现在也有大量证据表明教育还关系到很大范围的非经济益处，包括健康状况与更强烈的幸福感。

在教育产生的利益推动下，所有年龄段人口，从儿童早期到成年高龄，均更大程度地参与了更大范围的学习活动。随着学习需求扩大并多样化，对政府而言，挑战就是保证所提供的学习机会能够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满足实际和动态的学习需求。

《教育概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标 2004 期》提供了一系列最新、丰富而且可比较的教育系统表现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专业人员关于如何衡量目前国际教育状况的一致观点。指标提供的信息涉及到投入到教育的人力与财政资源，涉及到教育与学习系统的运行与演变，以及教育投资回报。本出版物的主要结论如下：

教育与学习的效果

经合组织地区的就学年限

- 根据当前教育规划确定的期限，经合组织国家成年人口教育程度平均为 11.8 年。有 18 个国家超过了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平均在校年限为 11.8~13.8 年。其余 12 个国家的在校年限分布较宽，差别超过 4 年，从最低 7.4 年到 11.8 年(见表 A1.1)。

成功进入劳务市场的基本资格

- 在具有可比数据的 20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17 个国家的典型毕业年龄人口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超过 70%。在丹麦、德国、日本、挪威、波兰和瑞士，毕业生比例等于或超过 90%。现在的挑战是确保高中毕业以下人口不被社会抛弃，避免教育程度低连带的社会排斥风险。(表 A2.1)
- 对比 25~34 岁年龄组与 45~54 岁年龄组人口的教育程度，说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完成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均在上升，而且有些国家上升迅速。在三分之二的国家，最年轻一代人中这个比例达到 70%~95%。很多传统上教育水平低的国家也在迅速地赶上来。(表 A2.2)

通过高等教育获得高级资格

- 在具有可比数据的 17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目前典型毕业年龄人口中 32%完成了高等教育类 A 级教育，包括大学和其它授予相似资格的教育机构。该比例在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德国和瑞典不足 20%到澳大利亚、芬兰、冰岛和波兰超过 40%的范围内变化。(表 A3.1)
- 以教育程度衡量，经合组织成年人口的高等教育水平人口数量已经提高。不过，提高的大部分原因相对少数几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比例大幅度上升。(表 A3.4)
- 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其完成第一个学位的学业之前“退出”高等教育。(表 A3.2)
- 全部经合组织国家平均，获得大学或等同水平学位的毕业生中接近三分之一获得了社会科学、贸易或法律学位。第二个最受欢迎的学习领域是理科相关学科(工程、制造和建筑、生命科学、物理学和农业、数学和计算机，但是不包括卫生与福利专业)，平均四分之一的学生从这些专业毕业。(表 A4.1)
- 在经合组织国家，人文学科、艺术、教育、卫生和福利专业的大学或同等水平毕业生三分之二以上是女性。但是，数学和计算机专业不足三分之一的毕业生以及工程、制造和建筑专业不足五分之一的毕业生是女性。(表 A4.2)

- 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大学或等同水平的女性毕业生比例等于或超过男性，但男性仍然比女性更有可能获得高级研究资格，例如博士学位。(表 A4.2)

小学学习效果的质量

- 九个相比较的国家中，1991 至 2001 年 4 个国家(希腊、匈牙利、冰岛和斯洛文尼亚)的 4 年级学生阅读能力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提高，提高幅度在匈牙利 16 分到希腊 41 分之间。对比起来，瑞典学生阅读能力在该时期是下降的，从 1991 年 513 点降低到 2001 年 498 点。(表 A5.1)
- 在匈牙利，表现最好的四分之一学生的成绩改善提升了平均表现水平。对比起来，瑞典表现最好的四分之一学生成绩下滑，造成瑞典学生平均表现下降。(表 A5.1)
- 1991 年，所有 9 个国家的女生表现均超过男生。2001 年，在大多数国家女生领先的差距仍然存在，但是在意大利和冰岛大的差异已经消失了。(表 A5.2)

高中末期学习效果的质量

- 在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上，15 岁学生中 10%达到了 5 级读写能力，该能力涉及到信息分析、设立假设条件、运用专业知识及容纳有悖于期望的概念。不过该百分比在芬兰和新西兰 19%与墨西哥低于 1%的范围内变化。15 岁学生平均 12%只达到了基本的 1 级读写能力，而且有 6%的学生甚至低于此水平。(表 A6.1)
- 日本 15 岁学生的数学平均分数最高，尽管从统计意义上讲，其分数尚未显著地高于另两个表现最好国家韩国和新西兰的学生。在自然科学等级上，日本和韩国学生的平均表现最好。(表 A7.1、A7.2)
- 尽管各国之间平均表现差异很大，而一个国家内 15 岁学生的表现差别则要大出好多倍。但是，表现水平分化不是一个国家实现高水平总体表现的必要条件。正相反，这些国家中 5 个数学分数表现差异最小的国家，即加拿大、芬兰、冰岛、日本和韩国，所有表现均明显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而且其中 4 个国家，加拿大、芬兰、日本和韩国还位于数学表现最好的 6 个国家之列。(表 A7.1)

学习效果与学生态度的性别差异

- 在四年级水平上，女生的平均阅读能力表现明显超过男生，而且在 15 岁时，阅读能力的性别差距常常很大。(表 A9.2、A9.3)
- 在数学课上，大多数国家 15 岁的男生常常略有优势；在自然科学上，性别差异欠明显，而且不平均。(表 A9.2)
- 在公民知识方面，14 岁的学生几乎没有显现性别差异。(表 A9.4)

- 女性对**未来职业**的期望似乎高于男生，但是各国之间男生和女生的职业期望存在很大差异。(表 A9.1)
- 在大约半数国家，女生比男生更喜欢**合作式学习**，而在大多数国家男生趋向于比女生更喜欢**竞争式学习**。(表 A9.5b)

学生的学校参与性和投入

- 平均近四分之一的 15 岁学生**在学校归属感**上表达了消极的态度，而且据报告最近平均 5 名学生中有 1 人逃学、迟到或逃课。(图表 A8.1)
- 据报告，澳大利亚、瑞典和瑞士的学生**归属感**特别强，而比利时、捷克共和国、日本、韩国和波兰的学生归属感则低于平均水平。(表 A8.1)
- 在大多数国家，学生**归属感**低的普遍性在不同学校之间差别显著，而且在学生参与性方面的**校际差别**更大。(指标 A8)
- 就单个学生来讲，**学生参与性和归属感之间的联系**很弱，说明很多学生缺乏归属感但仍然有规律地上学，反之亦然。(图表 A8.3)
- 比较而言，求学阶段学生**归属感与参与性**常常与**学校表现**密不可分，而且密切相关的，这说明学生投入水平高的学校也常常具有高水平的学业成绩。(图表 A8.3)
- 分析特别说明，相当比例学业表现好的学生却仍表达出很低的归属感。(图表 A8.4)

教育的就业效益

- 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就业率**随着教育程度提高。几乎没有例外，高等教育毕业生就业率明显地高于高中毕业生就业率。对于女性而言，高中毕业生与不具备高中毕业资格者之间的就业率差距特别大。(表 A10.1a)
- 低于高中教育程度**女性的就业率**特别低。除 4 个国家之外，所有国家具有高等教育 A 级教育程度的女性就业率均超过 75%，但仍低于所有国家的男性就业率。(表 A10.1a)
- 教育程度提高则**就业率性别差距**减小。不具备高中教育程度者的性别就业率差距为 23 个百分点，而获得教育程度最高者的就业率性别差距为 11 个百分点。(表 A10.1a)

教育的个人收入效益

- **教育与收入**是正相关的。在很多国家高中都是收入转折点。高中教育以上的额外教育能够吸引很高的收入。所有国家高等教育水平毕业生的所得实质性地高于高中毕业生。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之间的收入差别通常比高中教育与初中或更低水平教育之间的收入差别显著。(表 A11.1a)

- 教育程度低于高中的人口收入常常在高中毕业人口收入的 60%~90%范围内。(表 A11.1a)
- 具有类似教育程度的女性收入仍然低于男性。(表 A11.1b)

教育、劳动生产率 and 经济增长

- 最近以文化程度得分为依据对 14 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人力资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已产生了显著并积极的增长影响。(指标 A12)
- 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发挥了技术进步推动者的作用。(指标 A12)
- 劳动生产率上升对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 1990~2000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至少做出了一半的贡献。(图表 A12.1)
- 在经合组织地区，估计平均教育程度提高一年，通常人均产出提高 3%~6%。(指标 A12)

教育投资的财政资源

学生人均开支

- 经合组织国家在小学学生人均开支是 4,819 美元，中学生人均开支是 6,688 美元，每个高等教育学生开支是 12,319 美元。不过这些平均值掩盖了国家之间开支额的巨大差距。平均水平上，以所有经合组织国家的简单平均开支数额表示，各国用于高等教育学生的人均开支是小学生人均开支的 2.2 倍。(表 B1.1)
- 不计研究与发展活动(R&D)的费用，高等教育机构开支平均为 7,203 美元，范围在希腊、墨西哥、波兰和土耳其 4,000 美元或更低到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爱尔兰、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超过 8,000 美元之间。(表 B1.1)
- 在某些经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学生人均年开支数量小仍然转化为高等教育学生人均总体成本高，因为学生是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接受高等教育。(表 B1.3)
- 开支较低不能自动等同于教育服务质量低。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学生人均支出适中的澳大利亚、芬兰、爱尔兰、韩国和英国却是 15 岁学生重点科目表现最好的国家。(指标 A6、B1)
- 高等教育资金投入比例与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比例之间差别巨大。在 24 个数据可用的经合组织国家，全部教育机构投资的平均 24%分配给了高等教育，但只有 14% 的学生进入这一层次受教育。(表 B1.4)

- 1995~2001 年，在澳大利亚、希腊、爱尔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每个小学、中学以及中学后非高等教育学生的开支上升了 29%或更多。在高等教育水平上，教育开支并未始终与入学数量的迅速扩大保持同步。(表 B1.5)
- 在数据可用的 22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1995~2001 年有 7 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生人均开支以美元表示是下降的，而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上升的。(表 B1.6)

投资于教育的国民收入比例

- 经合组织国家对教育机构的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总额的 6.2%。(表 B2.1a)
- 在提供了数据的 18 个国家中，从 1995 到 2001 年有 17 个国家教育机构的公共和私人开支实际上升 5%。但是，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趋势相反，教育机构的开支扩大常常落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表 B2.1、B2.2)
- 加拿大、韩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开支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2%。(表 B2.1b)

公共与私人资金来源

- 教育机构的经费仍然主要出自公共来源。教育机构全部经费的 88%直接来自公共来源。不过，在韩国(占总支出的 43%)、美国(接近总支出的三分之一)、澳大利亚和日本(几乎达到总支出的四分之一)私人资助的数额非常大。(表 B3.1)
- 在若干经合组织国家，政府支付小学与中学的大部分费用，但将此等级教育机构的管理交由私营部门。这样就在不造成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参与障碍情况下，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表 B3.2a、B3.3)
- 与小学和中学相比，高等教育机构的资金常常更大比例地出自私人来源。私人资金所占份额在丹麦、芬兰、希腊和挪威低于 4%到韩国超过四分之三的范围变化，但其中包含得到公共资金补贴的私人缴费。(表 B3.2b)
- 在三分之一国家中，即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匈牙利、韩国、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家庭之外的私人实体承担高等教育机构开支的比例达到或超过 10%。(表 B3.2b)
- 在所有教育水平上，公共/私人教育开支份额的趋势是不明朗的，某些国家向公共开支转变，而其它国家则转向私人开支。在大多数情况下，向私人开支转变并未导致公共开支的实际水平下降。(表 B2.2、B3.2a、B3.2b)

教育经费在政府预算中所占份额

- 经合组织国家公共开支的平均 12.7%投资教育。不过，单个国家的份额在捷克、德国、卢森堡和斯洛伐克低于 10%到墨西哥 24%之间变化。(表 B4.1)

- 政府资助教育是一个社会重点，即使是对其它领域的公共投入很少的经合组织国家也是如此。(表 B4.1)
- 公共教育开支增长常常快于公共开支总额增长，但是不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995~2001 年，丹麦、墨西哥和瑞典的公共教育开支以公共开支总额的百分比衡量增长最快。(表 B4.1)

政府对家庭提供补贴的范围与性质

- 对学生与家庭的公共补贴主要在高等教育阶段最明显。(表 B5.1、B5.2)
- 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平均 17% 投放到支持学生、家庭和其它私人实体。在澳大利亚、丹麦、新西兰、挪威、瑞典和美国，公共补贴达到或超过公共高等教育预算的 30%。(表 B5.2)
- 在学生预期至少负责一部分高等教育费用的教育制度下，补贴通常更明显地存在。(指标 B5)
- 学生补贴贷款制度常常实施在高等教育参与程度高的国家。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公共补贴受益人在补贴的使用上拥有很大的决定权。在所有提供报告的经合组织国家，补贴主要花费在高等教育机构之外，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国家是全部花费在高等教育机构之外。(表 B5.2)

各类来源的资金分布情况

- 平均水平上，四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经费开支用于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与开发(R&D)。经合组织国家之间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开发重点明显不同，这部分地说明了高等教育学生人均开支数额差异巨大的原因。(表 B6.1)
- 在低于高等教育水平，经常性支出平均占经合组织所有国家支出总额的 92%。在所有国家中，有 4 个国家该教育水平目前开支的 70% 或更多是花费在人员工资上。(表 B6.3)

获得教育、参与与进步

期望的在校年限

- 在 27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有 24 个国家平均个人参加正式教育的年限在 16~24 年之间。国家之间的差别主要由高中教育入学人数的差别所引起。(表 C1.1)
- 从 1995 到 2002 年，所有呈报了可比数据的经合组织国家的在校年限均上升了。(表 C1.1)

- 在半数经合组织国家，3~4 岁儿童超过 70%进入学前教育或小学教育计划。高等教育的情况则是，一名 17 岁学生平均可以期望在高等教育上花费 2.7 年。(表 C1.2)
- 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女性可以期望比男性多接受 0.7 年教育。(表 C1.1)

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情况

- 现在，经合组织地区每两个人中有一人在其一生中进入大学或同等水平教育计划。(表 C2.1)
- 在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上，一名 17 岁者现在可以期望获得 2.7 年高等教育，其中 2.0 年将是全日制教育。在芬兰、韩国和美国，学生可以期望接受约 4 年的全日制和业余高等教育。(表 C2.2)
- 除了奥地利和法国例外，所有经合组织高等教育参与程度从 1995 年到 2002 年是上升的。(表 C2.2)
- 高等教育学生的主体被公共教育机构录取，但在比利时、日本、韩国、荷兰和英国，大多数学习进入私立教育机构。(表 C2.3)

高等教育国际化

- 本卷提供的数量是在经合组织及其伙伴国家范围内 2002 年在原地以外入学的学生为 190 万。比上一年度学生流动数量上升了 15%。(表 C3.6)
- 五个国家（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接收了近 73%的在经合组织地区就学的外国学生。(图 C3.2)
- 在绝对数量上，来自法国、德国、希腊、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学生是从经合组织国家进入经合组织及其伙伴国家的最大生源。从伙伴国家进入经合组织及其伙伴国家数量最大的外国学生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表 C3.2)
- 相对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总人数，经合组织国家录取外国学生百分比的范围在不足 1%到澳大利亚和瑞士几乎 18%之间。与其规模成比例，当以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百分比衡量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瑞士和英国接收的外国学生最多。(表 C3.1)
- 在芬兰、西班牙和瑞士，超过六分之一的外国学生被高度理论性的先进研究计划录取。(表 C3.4)
- 就学习领域而言，在澳大利亚、芬兰、德国、瑞典、瑞士和英国，30%甚至更多的外国学生进入理科或工程学科。(表 C3.5)

从教育到工作生活的过渡

- 在各国平均水平上，一名 15 岁的年轻人可以期望接受略低于 6.5 的正式教育。在分析的 28 个国家中，17 个国家该教育年限的范围是 6~7.5 年。（表 C4.1a）
- 在预期要花费在教育年限之外，一名 15 岁年轻人在未来 15 年中可以期望保持就业 6.4 年，失业总计 0.8 年，脱离劳务市场 1.3 年。各国之间差别最大的是平均失业发生期限。（C4.1a）
- 在 27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有 23 个国家在 20~24 岁年龄段的人口中的女性正在接受教育的人数多于男性。20~24 岁年龄组的男性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中，20~24 岁年龄组人口不在受教育状态的百分比为 50%~70%。（表 C4.2a）
- 在一些国家，教育与工作大体上是依次发生的，而在其它国家则是同时发生。在欧洲国家相对普遍的工作—学习计划提供了承认职业资格的结构性的职业教育途径。而在其它国家初步教育却很少与工作联系在一起。（图表 C4.4）
- 在 27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仅有 8 个国家 20~24 岁年龄组人口处在非受教育状态的比例低于 10%。在 11 个国家中，这个年龄组中处于潜在风险的人数占 10%~18%，而在余下 8 个国家中，该年龄组人口超过 20%属于此类。（表 C5.1）
- 27 个国家中，有 19 个国家 20~24 岁年龄组中男性落入“有风险”组的百分比高于女性，最明显的是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趋势相反的国家最明显的是丹麦、卢森堡和土耳其。（表 C5.1）

学习环境是学校组织

学生接受的授课数量

- 7~14 岁学生平均累积授课时数为 6,868 小时，其中 7~8 岁为 1,576 小时，9~11 岁为 2,510 小时，12~14 岁为 2,782 小时。（表 D1.1）
- 在经合组织国家，7~8 岁学生每年平均得到 752 小时义务教育时间和每年 788 小时的课堂计划授课时间。9~11 岁学生计划每年接受的授课时间比 7~8 岁学生多出将近 50 小时，而 12~14 岁学生又计划比 9~11 岁学生每年多获得将近 100 个小时授课时间。不过，在各国之间这些数字差别很大。（表 D1.1）
- 阅读、写作、数学和科学课的授课时间几乎占 9~11 岁学生义务教育授课时间的一半，占 12~14 岁学生义务教育授课时间的 41%。在 9~11 岁学生的课程构成上，各国之间义务教育的阅读和写作课程百分比差别很大，范围在葡萄牙占课程的 12%到斯洛伐克共和国 31%之间。（表 D1.2）

高中的录取政策

- 根据 2002 年校长调查报告，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应用最普遍的高中学生录取标准，尽管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芬兰、匈牙利和挪威超过 80% 的学生进入始终以学业成绩为招生标准的学校，而在西班牙此百分比低于 10%。(表 D5.1)
- 录取政策中另外几个最普遍考虑的因素是学生的教育计划需要与兴趣，及其在特定地区的居住情况。(表 D5.1)
- 在学生分组时，最普遍使用的标准是学生对具体课程或计划的选择，约平均 73% 的学生进入始终使用这些标准的学校。对比起来，在墨西哥几乎半数的学生进入从未采用这些标准的学校。在学生分组时，确保班级的能力搭配是第二个普遍采用的政策，其后是按相近年龄进行学生分组。(表 D5.3)
- 在比利时佛兰德社区、匈牙利、爱尔兰和意大利，学校在录取和学生分组时，平均比国际水平更挑剔。对比起来，在西班牙和瑞典，学校在录取政策上似乎不及国际平均水平挑剔，而且也趋向于不经常使用挑剔的分组政策。(图表 D5.3)

班级规模与师生比例

- 小学的平均班级规模是 22 人，但是各国不同，范围在韩国每班 36 人到希腊、冰岛和卢森堡不足其半数之间。(表 D2.1)
- 从小学到初中，每班学生人数平均上升 2 人，但是学生与教职员工的比例趋向于随着教育水平上升而下降，因为年度授课时间提高了。(表 D2.1)
- 小学与中学雇用的教师与非教学人员数量在日本、韩国和墨西哥每 1000 名学生低于 81 人到法国、匈牙利、冰岛、意大利和美国每 1000 名学生达到或超过 119 人范围内。(表 D2.3)

教师工资

- 初中教师处在职业中期的工资在斯洛伐克不到 10,000 美元到澳大利亚、德国、日本、韩国、英格兰、瑞士和美国达到或超过 40,000 美元范围内。(表 D3.1)
- 高中教师的每授课小时工资比小学教师工资平均高出约 40%，尽管这个工资差别在新西兰、土耳其和美国小于 5%，但在西班牙却高达 82%。西班牙也是小学教师 and 高中教师授课时间差别最大的国家。(表 D3.1)
- 不论小学还是高中教师，最高职级工资均高出起步职级 70% 左右，尽管根据教师职级晋升年限这个差别会因国家而异。例如，韩国最高职级的工资几乎是起步职级的 3 倍，但需要 37 年才能晋升到最高职级。(表 D3.1)
- 从 1996 年至 2002 年几乎所有国家的教师工资均实际提高了，提高最多的是匈牙利、墨西哥。同一时期西班牙小学和高中教师工资实际下降了。(表 D3.3)

教师工作时间

- 公立小学每年授课时数平均 803 小时，不过变化范围在日本 617 小时到美国 1,139 小时之间。(表 D4.2)
- 初中教育每年授课时数平均为 717 小时，不过变化范围在日本 513 小时到墨西哥 1,167 小时之间。(表 D4.2)
- 高中教育每年授课时数平均为 674 小时，不过变化范围在日本 449 小时到美国 1,121 小时之间。(表 D4.2)
- 小学阶段工作中授课时间的百分比要高于中学阶段。只有少数国家小学和中学的授课时间占工作时间的百分比高于 50%。(表 D4.1、图表 D4.2)
- 教师工作时间的规定各国不同。在大多数国家，对教师工作具体小时数都有正式要求，但在其它国家，只有每周课堂授课的具体规定。(指标 D4)

初中阶段教育决策的责任分配

- 总体而言，根据 2003 年的数据，在澳大利亚、奥地利、希腊、卢森堡、墨西哥、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决策基本是高度集中的（由中央政府和/或州政府决策），希腊（88%的决定由中央政府做出）和卢森堡（66%）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尤其明显。（表 D6.1）
- 在捷克共和国、英格兰、匈牙利、新西兰和斯洛伐克和荷兰决策经常是学校决策，特别是荷兰所有决定均由学校做出。（表 D6.1）
- 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关于学校组织的决策基本上由学校制定，而关于计划与结构的决策通常在更加集中的政府范围内制定。关于人事管理和资源的分配与使用的决策情况则参差不齐。（表 D6.2）
- 刚好低于半数的学校决策是由学校完全自主制定的，大概相同比例的决策是在上级主管部门限定的框架内制定的。学校与其它部门协商形成的决定很少。学校有关计划和结构的自主决策的可能性低于有关其它事宜自主决策的可能性。（表 D6.3）
- 1998~2003 年，大多数国家决策权力进一步下放，最明显的是捷克共和国、韩国和土耳其。相反的趋势由明显存在于比利时法语社区和希腊。（表 D6.3）

本期采用的新指标

在常规指标之外，本期还包括了如下新指标：

- **A5：阅读能力趋势**—评估 9 岁左右学生整体和分性别阅读能力。
- **A8：学生投入**—调查两项学生投入因素：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及其学校参与性，并说明各国之间的差别程度。
- **D5：学生录取、编班和分组政策**—对在教育形式开始呈现更大多样性的高中阶段实施的这些政策进行调查。
- **D6：教育系统的决策**—分析决策模式，并概括说明何种权威在系统内的何种范围内决策，以及决策自主权。

此外，贯穿常规指标的几项新的分析还说明了：

- 影响未来合格人口供应的人口因素(指标 A1)
- 教育程度与劳动力活跃性之间关系的变化趋势(A10)
- 总体以及男性和女性长期相对收入的对比情况(A11)
- 不同教育水平的开支与学生分布对比情况(B1)
- 家庭教育开支和其它私人教育开支两类私人教育开支的分解(B3)
- 各年龄青年的入学状况(C1)
- 学生流动性的趋势以及对外国学生专业选择的分析(C3)
- 比较分析一个时间范围内从教育向工作过渡的管理方式。(C4)
- 按出生国描述资历水平低青年人的情况(C5)
- 公共与私营教育机构学生与教师比例的对比 (D2)
- 教师工作中授课时间所占比例 (D4)

编者提示

除非另有说明，数字通常是指 2002 学年或 2001 财政年度。关于 15 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表现的数据以及关于学生投入的数据来自 2002 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

本书所用指标是以经合组织截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的数据为依据。各国对其数据的任何后续修正，如影响到书中指标数值则会在经合组织网页 www.oecd.org/edu/eag2004 上予以公布。

行政概要中所用的名词术语表

高级研究计划—指最终授予一个高级研究资格，例如博士，的高等教育计划。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是根据国际标准教育分类法的定义，个人拥有的，并以最高水平教育表示的教育程度。

就业比例—就业人数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教育机构开支—包括对从事授课的教育机构的开支，以及对非授课教育机构的开支，例如从事教育系统行政管理的机构。

人力资本—劳动、技能和知识中蕴含的生产性财富。

ISCED—按水平进行教育计划分类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伙伴国家—参加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指标（WEI）计划的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约旦、马来西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泰国、突尼斯、乌拉圭和津巴布韦。另外，拥有经合组织活动观察员地位的以色列也包括在内。

在校年限—5 岁学生可以期望在其一生中可以获得正式教育的平均期限

高等教育类 A 级教育—对应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5A 级计划。基本以理论教育为基础，目的是为进入高级研究计划或高技术要求的职业，例如医学、牙科或建筑师，提供充分的资历。通常包括学士和硕士或等同学位。

高等教育类 B 级教育—对应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 5B 级计划。时间通常短于高等教育类 A 级计划，并以直接进入劳务市场要求的实践、技术和职业技能为重点，尽管有些理论基础课程也包含在相应计划中。

教育的高等教育级别—高等教育类 A 级与 B 级计划加上高级研究计划。

公共教育开支总额—包括教育机构的公共（政府）开支，以及对家庭（例如生活费补贴）和其它私人实体的公共补贴。

大学或等同水平—指高等教育 A 级及 A 级以上的计划。

© OECD 2004

本概要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非正式翻译文本
允许复制本概要，但须注明版权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原文出版物的标题。

多语种概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英文与法文原文出版物的摘录翻译文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线书店免费提供概要文本

www.oecd.org/bookshop/。

欲了解进一步信息，请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事务与交流司版权与翻译科联系。

电子邮件: rights@oecd.org

传 真: +33 (0)1 45 24 13 9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版权与翻译科

OECD Rights and Translation unit (PAC)

2, rue André-Pascal

75775 Paris cedex 16

France

请浏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网站: www.oecd.org/rights/

